八国联军在占领北京期间的表现

芦笛

说明：

以下是被有偿杂志发表的两篇旧作的片段，贴出来是为了答覆 captain nino 对于我的“文明帝国主义”与“烂污帝国主义”区分的诘难。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慈禧是否夸赞过洋人能干，赛金花根本不可能知道，但北京城确实在西太后出逃后变得干净多了，而这却是八国联军占领的结果，是他们首次将“市政管理”的新概念引入了中国。下文的介绍都取自当时人的日记或回忆录。

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后，实行分区占领，北京城被划为德、英、法、美、俄、日等国占领区。各国军队的军纪不一样，各占领区的管理也不一样。根据当时的居民的日记，德军军纪最差，管理也最粗暴，而美军与日军的军纪最好，管理也比较人道。英军则良莠不一，白人士兵军纪较好，印度士兵的军纪就比较差。不管是哪国的大兵，进城之初都大肆抢劫。但在最初的骚乱过去后，美军即整顿军纪，在部队换防出城前，由军官搜查士兵，搜出来的银物一律没收，交汇丰银行代管。在分区占领后，美军迅速出榜安民，派士兵保护街巷，并建立协巡公所，由地方官募派练勇，会同洋兵弹压缉捕盗贼。英界也成立了类似的警察机构。各界除法界外还都设立了民政厅，封禁烟馆赌馆（美界甚至禁酒）。美界还出布告，不许其他国家的士兵在下午六点后进入美界。若美国士兵擅入民宅，百姓可以将其捆送巡捕房，赏银元一百。若士兵持枪，百姓不敢捆绑，可以悄悄尾随，另外派人去举报。举报者不会说外语也无妨，只需竖起两个指头，当局就会派人来抓。英、美、日界都不拉夫，而是花钱雇佣民工，还鼓励贸易，以致市面比乱前繁华了许多。日界还开仓平粜，缓解了粮食危机。

德军的军纪则很差，不但抢劫持续了很长时间，在实施占领后还在入宅抢劫，甚至放火焚烧军营周边的民房，不但沿街抓苦力，甚至闯入民宅强行拉夫。不论是士农工商，还是平民官宦，都被逼着去为他们无偿劳动。以致德界居民怨声载道，纷纷迁往美界或英界。德国人的安民告示只有四条，一是德界内的粮食，禁止出界外贩卖；二是命令住户负责将各街巷修垫平坦，每日三次在街上洒水，打扫干净；三是从晚七点到十二点，每家都必须在门前点灯照明；四是严禁居民在街巷里大小便，违者重罚。

德军为何作此规定？入夜每家在门前点灯照明，是因为当时没有街灯；严禁居民在街巷里大小便，乃是因为当时既无公厕亦无私厕，要出恭就只能在街上，女眷则在家里用便桶，然后再倒到外面去；而规定家家户户必须平整路面，洒水清扫，则是因为当时北京城里的路况根本不是现代人可以想像的。

老北京的街道之糟，早在明代利玛窦来华时写的《中国札记》中就有记述：

“北京很少有街道是用砖或石铺路的，也很难说一年之中哪个季节走起路来最令人讨厌。冬季的泥和夏季的灰尘同样使人厌烦和疲倦。由于这个地区很少下雨，地面上分离出一层灰尘，只要起一点微风，就会刮入室内，覆盖和弄脏几乎每样东西。为了克服这种讨厌的灰尘，他们就有了一种习惯，那或许是任何其他地方都不知道的。这里在多灰尘的季节，任何阶层的人想要外出时，不管是步行还是乘坐交通工具，都要戴一条长纱，从帽子前面垂下来，从而遮蔽起面部。”

这情形到了清代仍无改进。据著名的戏剧艺术家齐如山介绍，那时北京的大街中间有条所谓的“雨路”，“各大街之雨路，都是高与人齐，矮者也有三四尺高，两边的便道也很宽，但除小商棚摊之外，其余都是大小便的地方，满街都是屎尿，一下雨则都是水洼。雨路上头，浮土都是一二尺深，步行可以说是万不能走，所以北平有两句谚语:'无风三尺土，有雨一街泥。'又有两句是'不下雨像个香炉，下了雨像个墨盒??。'"

因此，也难怪德国鬼子要命令各家各户平整街道，洒水扫除，并严禁居民在街上出恭。虽然其他占领区都有类似规定，但以德国人执行得最严格也最粗暴。而且，他们只知禁止，却不为居民想法解决问题，这与其他占领区特别是美界完全不同。据当时人的记载：

“各国界内虽不准在沿街出恭，然俱建设茅厕，尚称方便。德界并无人倡率此举，凡出大小恭或往别界，或在家中。偶有在街上出恭，一经洋人撞见，百般毒打，近日受此凌辱者，不可计数。”

“近来各界洋人，不许人在街巷出大小恭、泼倒净桶。大街以南美界内，各巷口皆设公厕，任人方便，并设立除粪公司，挨户捐钱，专司其事。德界无人倡办，家家颇甚受难。男人出恭，或借空房，或在数里之外，或半夜乘隙方便，赶紧扫除干净。女眷脏秽多在房中存积，无可如何，真所谓谚语'活人被溺憋死'也。”

倒垃圾也这样，过去只需倒到户外去即可，如今洋人却不准了：

“惟烈风时起，尘沙败叶吹满门，必须时刻扫除干净，否（则）遇洋人巡查，即遭威吓。又炉灰秽土，街前不准堆积，无处可倒，家家存积院中。英美各界，均有公捐土车，挨门装运。惟德界无人倡率此举，似亦缺事耳。”

您说那阵子的中国人怪不怪？明知其他占领区有公厕，有垃圾车，非常方便，却只是因为德界“无人倡率此举”，于是男人宁肯在空房里出恭，或是跑到数里之外，或是半夜偷偷摸摸跑到街上去出恭，然后赶快打扫干净，女眷则将排泄物存在房里，垃圾就堆在院子里。联军是 8 月 16 日开始占领的，大热天里，那气味怎么受得了？可就是没人出头去“倡率”，或发起邻里募捐，或游说当局向各户派捐，修建公厕，创办“公捐土车”，却宁愿默默受罪。这些人到底是犯了什么病？

好在后来德界有了华人巡捕，总算“变通章程，改为各巷安设路灯，每三四户轮流值点”，这才把每家门前的灯撤了。但那已是半年后的事了，“整整半载，无论风雨寒冷，未敢一日偷闲。家家耗尽钱财，受尽劳苦。今立此新章，户户似稍轻释矣”。

——《刺刀逼着盖起来的厕所》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那么，撇去那些鬼话泡沫，赛金花到底在庚子国难期间的真实表现如何？她不过是个趁乱发财的老鸨兼妓女，非但没有丝毫的民族意识，不是什么救国救民的侠女，反倒还狐假虎威，挟外自重，欺负同胞。

据齐先生说，有一次他在前门大街遇到赛和几个低级军官，应邀与他们一道去游天坛。其中有两位新来的军官对北京不熟，赛金花便指着前面一带，同那两个军官说：“这都是我们的占领区！”齐如山听到“我们”两个字，觉得十分刺耳，就连那两个德国军官也听不下去，虽未说什么，却彼此作了一个鬼脸。

齐先生于是说：“由此我感觉到赛之为人，没有受过教育，对她也就有些轻视了。”这话一点都不错，所谓“民族大义”、“气节操守”等等，都是后天洗脑灌进去的概念，绝无可能生而知之。而最基本最系统的洗脑方式，便是教育。爱国从来是知识分子与知青们的事，没受过教育的劳动人民根本不会有什么“爱国主义觉悟”，唯利是图的妓女和老鸨就更不用说了。无聊文人们就算个个是“民粹主义者”，坚信劳动人民是天生的圣贤，靠体力劳动就能完成道德修练，获得崇高的思想觉悟，那也总不能把妓女算成体力劳动者吧？

把德占区当成“我们的”，不过是缺乏国家民族认同感的表现，在劳苦大众中很常见，不足深责。但狐假虎威、狗仗人势、欺压同胞的痞子，在朴实的劳动人民中就很少见到了。可惜赛金花手下有个刘海三就是这种人，赛金花本人则涉嫌与他联手作案，起码是纵容犯罪。

此人据说是洪钧带着出过国的厨役，会说点下等德国话，天天带着德国兵到处敲诈，大家都说他是赛的喽啰。齐先生说，刘海三诈了钱后是否分给赛金花，他不得而知，但他到处拿着赛恫吓人则是无可讳言的。后来此人被德国行政官署逮捕，赛金花还求齐如山去向德国“知府”（德占区行政长官）求情。齐如山去求情，才一开口，“科知府”立刻就猜出齐是受洪夫人（赛金花）之托。他告诉齐，洪夫人已求两位少尉与知府衙门的卫队军官说过，但是案情很重，没办法！科知府接着说，他毁害你们中国人啦，就此拒绝了齐的请求。据齐先生说，那衙门里关押着不少的人，大多数是倚仗外国人欺害中国的，让他看了非常伤心，云云。后来这刘海三就被德军枪决了。

由此可见，赛金花连她手下的狗腿子的命都救不了，谈何从联军手下救出许多无辜百姓？不仅如此，她涉嫌与刘阿三勾结犯下的罪行可能还很严重。

据当时人的记录，当时德国人用的中国人中，有个教民安三。此人“擅作威福，以直隶会馆为公所，日以搜寻义和团为事，睚眦之怨必报。被其访获者，男则闭之公所，声言呈报德官治罪，暗令人勒索银一百至二三百两以赎身；妇女则在四眼井地方开设妓馆，以迎媚洋人。”刘阿三干的多半也是这类烂事。他的主子就是老鸨，逼良为娼“以迎媚洋人”正是专业对口。

就连那“科知府”也是个强盗头子。此人原是德国驻华公使馆中文秘书，中文名字叫“柯达士”，又作“科达斯”，拳乱后任德占区长官。“柯达士之为知府也，既未能严禁各兵之滋扰，又为之先容，率领兵丁，夺人骡马，掠人物件。如东草厂七条胡同顾绅家，柯达士带兵入其室，将其贵重之物，并亲友寄存箱笼等，用大车拉有八车之多，值万余金之谱。” 连这种率兵大规模白昼抢劫良民的强盗头子，都说刘阿三的案情很重，必须枪决，那还能有好的？

根据时人记录，各国占领军中，以美、日军的军纪最好，德军的最差。美军换班出京之前，军官还要搜查行李，搜出银物后一律没收，共搜出 30 万两银子，交汇丰银行存储。各国占领区也以美界治安最好。德占区面积最大，以珠市口大街为与英美占区交界，西珠市口大街以北为德占区，以南为美占区；东珠市口大街以北为德占区，以南为英占区。因为德军日日抢劫骚扰百姓，居民不堪其扰，纷纷从德占区搬迁到英美占区。在作为分界线的珠市口大街上，“即早市所设各摊，以及行路之人，均不在街北，而在街南或街中心。仿佛阴阳交界之区，北则阴界，

故不见人”。当时曾纪泽的儿子曾宴请英美司令，席间英军司令曾说，他问过德军司令：德占区的居民都纷纷迁往英美占区，是不是德军扰民？德军司令竟然回答说他不知道此事。

后来“美界绅民以归美国暂管以来，地方安谧，刁斗不闻，于是制造万名旗伞匾额等，用鼓吹送至美提督暨兵官等四份，以志感铭。”所谓“万名伞”又作“万民伞”，乃是传统社会绅民感激青天大老爷的表示，亦即在一把布伞上缀上许多小绸条，每个条子上都写上赠伞人的名字，一般在地方官离任时赠送。美占区绅民目睹美军“来京举动，不若各国之横行强夺，奸淫惨杀，惟一意保护地方，俾阛阓高枕无忧”，觉得“美国为地球上称极治之国”，“当与日本同为环球文明第一国也”，因而以此传统方式表示对占领军的感戴。不料德国人看着眼红，派了几个军官到辖区内的广源银号去索要。银号的执事回答说，万名伞是一家签一个名字，现在人都逃光了，上哪儿去找这么多人签名？德国军官说，你既然住在这里，那就你送一把一名伞也无不可。后来又派翻译到店里去说，“于是该银号于无可如何之中，设法劝办，勉送两伞以了事”,，完全成了笑话。

总之，当时人留下来的记录高度一致，都是说美军与日军军纪最好，德军军纪最差，抢劫强奸杀人无所不为，而且其军官对部下毫无约束。这就是“九天护国娘娘”的功劳？